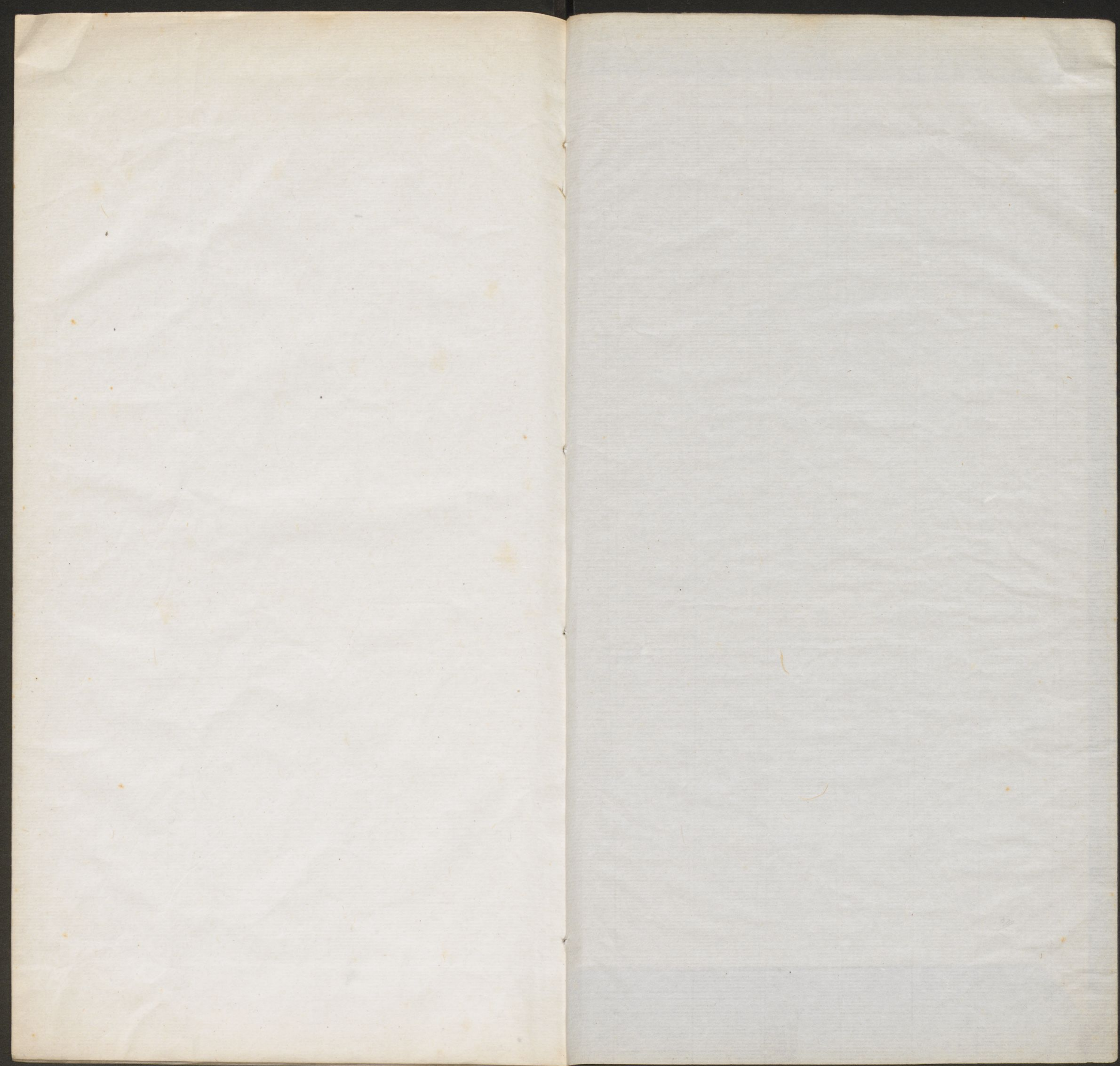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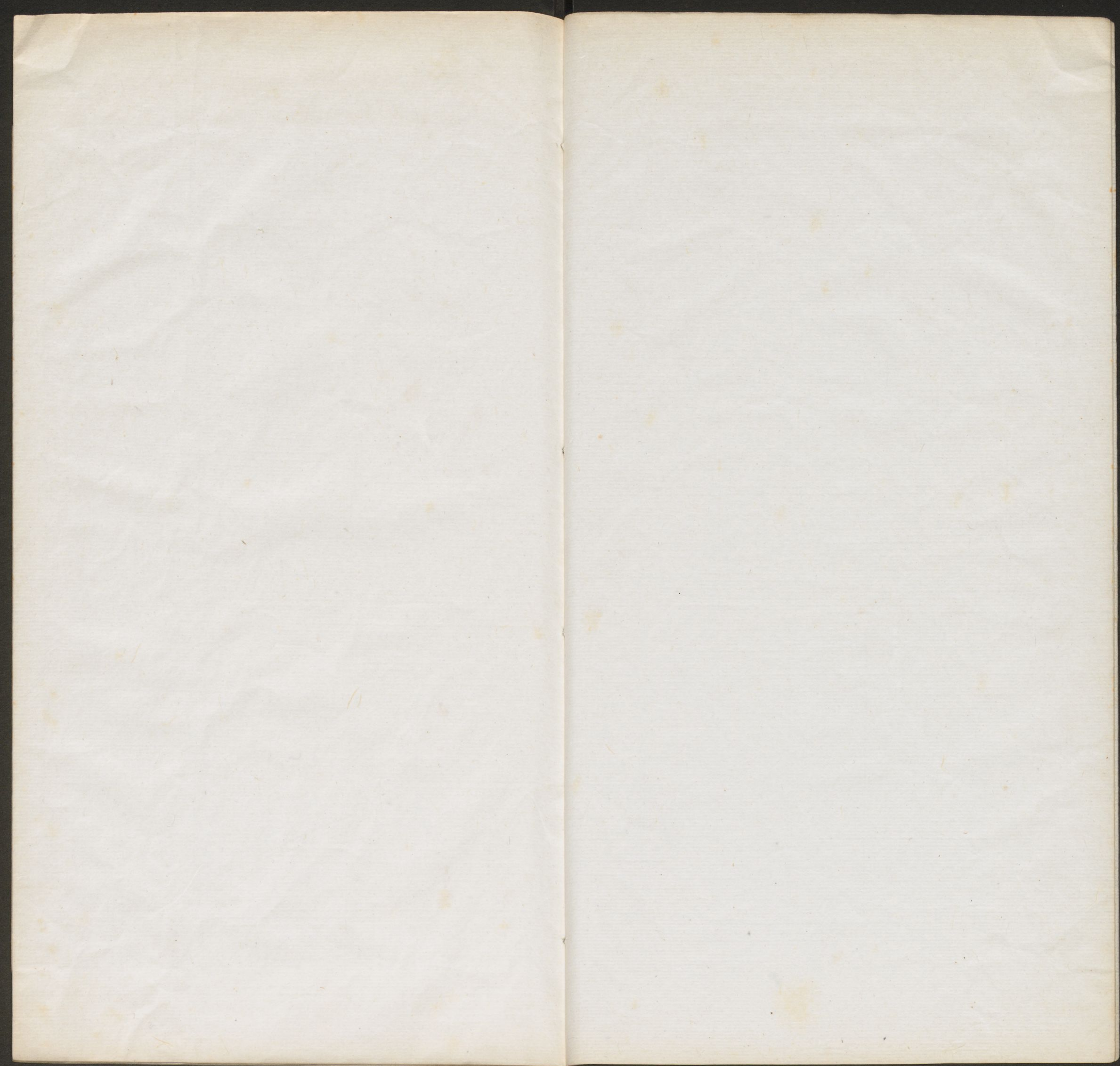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

2





粵滇紀略卷二

九峰居士編輯



我

朝順治四年丁亥

永曆^{明王}至梧州

丁亥年正月朔癸卯永曆^{明王}至梧州蓋以臘月

二十五日聞報李成棟親下肇慶故避至此

時丁魁楚惑于奸弁蘇文聘從梧州西走岑

溪而王化澄又走潯州隨行者惟瞿式耜一人十六日成棟克肇慶隨遣副將楊大福一作文張月率兵攻高廉雷三郡克之即于二十九日一鼓而入梧州永曆明王出奔廣西巡撫曹奕出降梧屬俱遍令納印及南雄韶州二府報捷又別遣副將閻可義等前趨瓊州

粵事記云正月朔永曆明王在梧江舟次免朝賀于梧州知府陸世廉取庫銀五十兩為

僱覓挽夫費將北進桂林府所召次輔李永茂晏日曙及冏卿田芳未及朝見聞永曆明王奔遂率銀臺鄭封退潛博白縣深山時從行者惟總憲王化澄大司農吳炳宮詹方以智文選吳貞毓省臣唐誠臺臣程源中翰吳其雷洪士彭大金吾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等而已而瞿式耜猶留肇慶同朱治憫為守禦計元宵後永曆明王溯流上府

江在途拜方以智吳炳典樞務

前言式耜一人從行而化澄走潯州是由肇慶至梧州時也粵記言化澄等從行而式耜猶留肇慶是由梧州將奔桂林時也此皆肇慶未失之前事也及肇慶失而式耜始抵桂林

陸世廉蘇州人恩貢後為光祿寺正卿晏日曙江西饒州人舉人田芳河南人丁丑

進士吳炳宜興人已未進士後為大學士死節先任湖南兵巡道副使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庚辰進士唐誠湖廣人癸未進士副都御史吳其雷宜興人庠士兵科給事中洪士彭寧國人庠士禮科給事中曹奕進士兵部尚書

廣州韶州南雄肇慶高州廉州雷州瓊州八府俱屬廣東桂林梧州潯州平樂四府

俱屬廣西岑溪博白二縣俱屬梧州

永曆抵桂林

二月永曆明王抵桂林府以府署為行宮瞿式耜

肅殿陛勅守禦誕告楚屬各鎮言粵西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又疏請徵道里之可達桂者王錫衮文安之為相周堪賡郭都賢劉遠生為六卿時給事中丁時魁疏論新政皆煨煨碩畫也召掌禮科給事中金葆葆素有清直聲守制勅召還晉何騰蛟閣學督師

金葆一作堡浙江杭州人庚辰進士兵科丁
時魁湖廣人庚辰進士吏科何騰蛟黎平
人或云桐城人舉人

李成棟誅丁魁楚

粵事記云先是十二月十五日省城之破丁
魁楚知之最蚤即密遣親幹齎黃金三千兩珍
寶稱是重賄李成棟至二十五日永曆明王奔時
彼日有密報親幹已投入李成棟帳下為家
丁矣魁楚刻望回音而意甚安閑不若衆人
之惶遽也魁楚有大哨船四十隻將三年官
囊悉載入船而身仍在肇慶度歲丁亥正月初旬

方移舟西向入岑溪。佯于城中修葺茅廬。以候廣州之信。實不欲登岸也。親幹于二月初。始以金寶入達魁楚。意成棟曰：何不蚤言。正欲邀爾主。仍為兩廣軍門。急齋書去。二十六日。魁楚于岑溪舟中。得成棟手書。大悅。即移舟順流東下。時成棟駐梧州。先上五里迎之。握手道故。相見恨晚。知魁楚有三子入廣。已歿其二。止存長子。通名先叩。情誼甚篤。臨晚。

邀魁楚父子飲。隆重加常禮。把臂間指畫嶺表。審度當朝。謂東南半壁。惟某與老先生實撐持之。因訂云：明日吉期。敢煩再攝兩廣篆。拜表即真。亦在明晨。即將旗牌符纛及制臺舊勅印。悉手付之。魁楚喜甚。乃別。夜半。成棟忽戎服升帳。列炬交戟。將令旗請魁楚父子。云有機密語。魁楚茫然不知所以。即過舟。見成棟正位危坐。知事已變。遂跪請曰：魁楚止。

一子或不及妻孥成棟曰汝欲饒子乎令先
斫下左顧而首級至矣即將魁楚斬之成棟
立舟首火光燭天照同白日將魁楚家丁每
營分一人細查家屬一妻四妾三媳二女及
婢僕婦淨身搜檢攜入成棟舟中惟一妾于
過舟時投入江中而死四十舟厚橐悉歸成
棟聞舟中精金八十四萬皆三年中橫取者
嗚呼妄取虐民可以鑒矣

遺聞云魁楚在岑溪屯兵千餘我朝招
之不服乃水陸設伏大戰藤江下兵敗魁
楚中箭死于是隰江平樂相繼投順而高
雷廉三府一時俱下矣按此則魁楚一忠
臣也與粵事記大異然余思是時大兵
甚盛而魁楚兵止千人何能水陸設伏且
大戰乎第稱人之善惟恐或遺故並錄之

瞿式耜留守桂林

四月大兵渡海克定瓊州方警報之叠至也王坤又趣永^明王^王往楚時有自湖南來者盛言湖廣長衡永寶四郡未有所屬宜急取以為中興之本方以智吳炳奏以為可式耜乃上疏言勝敗存亡山川要害甚激切略曰今不往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丰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

瓦翻手散而覆手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遽往，粵不可輕去。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棄則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帛止此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擊跪涕泣不能挽，不得已乃請身留桂林。

林于是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仍疏請暫駐全州，以扼楚粵之中。當平樂之不守也，大兵直薄桂林。三月十一日，衝入文昌門，城中大恐。時焦璉自全甫歸，從數千人控弦提兵與大兵接戰，稍却之。大兵屯陽朔，徧野俱薙髮。式耜與璉孤守危城，疏請全徵安國、公劉承允兵。初，承允自武岡入護，猶持正守法。逐王坤為弄權，面斥周鼎。

瀚為奉侍鼻息故重式耜發兵數千援之未
幾承允請金吾郭承賢馬吉翔嚴從雲封伯
御史毛壽登駁叅之謂金吾無矢石功何得
援邊鎮例晉封五等吉翔等疑疏出湘客指
鼎瀚遂造飛語為董卓淮汜之議激承允怒
逼永歷明王立命廷杖而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
德藻給事中萬六吉等于午門外會諸臣申
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允益橫魯劫永歷明王至

武岡式耜疏留全陽曰聞郊社禮成即圖移
駕不知移駕將回桂林耶抑至武岡辰沅耶
今日原以恢復兩粵為心則不徒西粵未恢
不可移動即東粵未恢亦且當駐全也故承
允等啖杖湘客等以湘客亦主還桂林之議
也承允諸部至桂挾餉不出兵式耜搜括庫
藏而外捐囊萬金夫人邵氏亦捐簪珥數百
金兵卒不肯出又與焦璉兵主客不和譁變

擊鬪掠市而去。五月十四日，劫永曆明王竟駐武岡。五月二十五日，大兵偵知兵變，又積雨城壞，環攻桂城。吏士皆無人色，璉負創奮臂大呼，督師撫按肘腋，石分門嬰守。用西洋炮擊中馬騎，尋出城戰，奮勇擊殺。自辰抵午，不及餐，瞿式耜乃括署中米蒸飯分哺之士。卒俱樂用命，明日復出戰。大兵旋去，式耜先令路將馬之驥伏于隔江，犄角相應，固圍。

倍慎。是三月之內，危于戰亂于兵。式耜一手指揮，璉乃得底定。蓋璉久將桂，得桂人心。式耜國士遇之，故獨得璉死力。永曆明王以保桂功，晉式耜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式耜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言自二月十五日，以迄五月二十九日，此百有五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前，總辦一死字，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在身而在

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
與神之病不可醫也又疏再請返全陽卒不
聽乃督璉恢朔下平而陳邦傳由柳賓亦及
潯并復梧至八月式耜具疏上言粵西全復
請還桂林祭告興陵王
焦璉山西人京會客
全州陽朔縣屬桂林府賓州柳城縣屬柳
州府平平樂府也

昔劉錡守順昌元本曰劉錡何敢與我戰則宋之不競可知
清兵南來將相聞風迎避惟錢塘跨江兩戰差強人意入閩
入廣勢如破竹至是始能廢全戰以却清兵懼焦三公真人
傑也哉

永歷駐武岡

五月中永歷自粵西至武岡州武岡屬楚寶
慶府時方以智吳炳隨行而馬吉翔龐天壽
護三宮至南寧荆路出衡永巡道嚴起恒郊迎
面廣身偉縱談時務緝盜資戰歷指有人中
興可坐致遂拜相相度武岡州可暫駐遂以
州署為行宮時王化澄後至亦協理閣務百
日之間凡先朝流寇如湖南曹志建河南王

朝俊等通入湖南者俱稱提兵十萬或稱五萬皆來歸宇下悉賜五等爵又晉何騰蛟為總制加宮保建節衡州有李自成餘黨高必正等聲言百萬流入長沙騰蛟具奏遣提督堵允錫統制之號曰忠貞營分為十大營防守長沙文臣武將位置星列兵勢稍振

張家玉沉江

此篇從別本增入

先是二月朔張家玉與陳子壯監義起兵于是上而蒼梧下而潮陽所在伏莽淫掠小民燒燬村堡家玉六月兵敗自沉於江子壯潛身高明復擁一邗妓因而被擒解至省城李成棟會齊三司曰若依國法子壯應副三千七百刀今折下十倍三百七十刀罷降臣袁彭年跪稟曰李老爺國法所在還應三千七

百刀為是。成棟曰：我尚恨其不死，來解也。何必如是。羊城上下，仍不克靖。潮陽界于閩漳、山海、蒙菁，盜賊益熾，百姓追原亂始，皆由辜朝薦與何吾騶爭權。引大兵入廣，所致恨入骨。及成棟歸，叛後永曆明王駐蹕端溪，朝薦因吾騶在朝，不敢出山。雖門生李用楫三為薦剡，恐事敗露，終未見朝也。家玉，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崇禎癸未庶吉士，後封番禺公子壯。

廣州南海人萬曆己未探花，後封南海公。出粵事記。

蒼梧縣屬廣西梧州府。潮陽縣屬廣東潮州府。高明縣屬肇慶府。

武岡播遷始末

劉承允者本南京一市棍投兵部為家丁有
膂力酗酒無賴自號劉鐵棍後隨營至楚以
征討蠻獠累功至副總兵甲申北都既變何
騰蛟總督楚中兵馬題承允為總兵官鎮守
武岡招集兵二萬人大半皆南京市棍承允
為人剛愎不知兵以鐵棍之名哄動遠近騰
蛟亦誤信之與通婚媾丙戌七月偽隆武封

承允為定蠻伯承允愈恣肆不法兵科龔善
選以冊封李赤心回過武岡承允令兵辱之
丁亥正月永曆明王駐桂林承允具疏迎二月兵
科給事中劉堯珍過武岡時有太僕寺卿鄭
逢元以催粵餉駐武岡見承允兵盛遂與承
允聯姻先是沅州有妖僧查顯仁詐稱宏光
煽動地方逢元亦具表稱賀至是劉堯珍語
譏之逢元慙且怒以告承允承允次日對眾

眾拳毆堯珍錦衣衛指揮張同啟至與御史
傅作霖責承允曰爾具疏迎駕而得罪朝紳
何也承允不自安乃具酒請罪後永曆明王駐全
州承允至全州見永曆明王倨侮無人臣禮御史
瞿鳴豐具疏劾之次日退朝至門外承允指
都察院都御史楊喬然曰汝任風憲之長近
日言官混雜任意妄言汝不能表率要汝何
為因以拳揮之喬然與相爭至裂冠毀裳眾

為勸息。喬然鳴豐。皆具疏請罷斥。杜門不出。
承允回武岡。五月永曆明王至武岡。以岷府為行
宮。遂進封承允為武岡侯。以工部尚書吳炳
為東閣大學士。入直。以貴州總督李若星為
吏部尚書。以黃太元為太常寺卿。侯偉時為
文選司主事。改吏科給事。唐誠為右春坊右
諭德。以御史傅作霖為兵部左侍郎。管部事。
加吳貞毓太常寺卿。仍管文選司事。加嚴起

恒。戶部右侍郎。管布政司事。錦衣衛指揮張
同敬。江陵故相張居正之曾孫也。明威宗時。
以任子官中書。北都之變。同敬懷牙牌。間關
入閩中。偽唐王思文命襲錦衣世職。至是舉朝薦
其才可大用。永曆明王亦素聞其賢。改翰林院侍
讀學士。太僕寺卿鄭逢元。以承允姻親。陞兵
部右侍郎。總督川楚軍務。以劉遠生為太僕
寺卿。陞翰林院檢討劉湘客為右春坊右諭

德改禮部主事劉燾為翰林院庶吉士後復
改御史加給事中。以萃士劉魯生為翰林院
編修。劉遠生、劉湘客、劉燾、劉魯生四人皆以
姓劉與承允認為同宗兄弟。故皆得清華之
地。遠生原任為江西巡撫。丙戌年為大兵
所執。逃回失官。至是因承允得復用。湘客即
其弟也。劉燾者四川人。頗能詩文。喜交游。劉
魯生楚人。丙戌五月。以貢生入闈。廷試偽隆

武以翰林院諸官皆不知書。每問故事。輒瞠
目無以應。及命撰文。又淺俚不通。因選貢士
二十人。命為萃士。附翰林院讀書。准同庶吉
士服色。三年後。再加考試。如文理果通。方准
實授庶吉士。倘文理仍前荒謬。即與選州縣
等官。劉魯生時亦與萃士之選。及福建既破。
魯生走回楚中。遂自稱庶吉士。又因六月間。
偽唐王偽思文生偽太子推恩羣臣。各加一級。魯生

謂庶吉士加一級乃檢討之銜也遂自稱翰林院檢討時朝廷當變亂之後無暇按其來歷兼魯生諂交承允認為同宗兄弟即有知其非者莫敢與辯而魯生遂居然編修矣四月加巡撫湖廣堵允錫兵部右侍郎總督恢勦軍務先是允錫招撫李賊餘黨李赤心高必正等十營兵頗強駐劄楚界聲言欲入湖南就糧承允懼為所併以為非允錫莫能制

于是加允錫銜勅其督兵出江楚五月承允驕橫日甚動輒以兵挾制朝廷羣臣畏其剛暴爭諷之以自固交疏頌功德遂進封興國公上柱國賜尚方劍蟒玉便宜行事承允止二子五月間以功廕錦衣衛世襲指揮者七承允亦侈然自以為功蓋古今莫之與京矣六月督師大學士何騰蛟聞承允專擅欲制之乃赴行宮初承允為騰蛟部將及騰蛟薦

為總兵遂稱門生稍倨肆後聯為姻親竟不
受約束及永曆明王至武岡遂挾永曆王作威福既
得上柱國之銜乃欲與騰蛟抗衡且忌其權
出己上因上疏請改騰蛟為戶部尚書專理
糧餉永曆明王不允騰蛟辭朝歸鎮長沙永曆明王賜
紵絲金幣命廷臣郊餞騰蛟託病駐城外荒
寺不言行期蓋防承允也承允果伏千騎于
道中欲暗害騰蛟時趙印選領滇兵五百隨

騰蛟皆悍卒也行至中道伏兵起印選率部
下盡殲之承允諱之而不言時總兵張先璧
自江西潰入楚兵猶數萬欲入武岡承允素
怯先璧請旨勿許先璧怒駐兵武岡城外承
允出城與戰屢為先璧兵所敗承允詈先璧
犯闕先璧詈承允劫駕相持月餘不解永曆明王
命兵部主事龍之洙奉勅往解之先璧奉勅
退兵往劄沅州七月督師堵允錫疏劾承允

專擅截殺何騰蛟。因請率高李諸營出江西。承允見允錫疏始知惶懼。永歷加允錫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總督江楚軍務。專辦勦。八月。大兵破常德。留守廣西大學士瞿式耜請永歷移桂林。永歷召承允問之。承允茫然無策。但強言我兵多。他決不敢來。越數日。警報叠至。人情洶。承允與部下密議迎降。永歷覺之。與輔臣吳炳議。由古泥走柳州。二十五日。

永歷奉兩宮太后先發。永歷及中宮隨行至三水峽。永歷乘輿甫過。諸臣渡未半。而浮橋遂斷。凡無馬者。追隨不及。皆被亂兵刼殺。李若星走黔陽。張佐辰走平溪。餘多流匿白雲諸山中。永歷過木瓜橋。迷城步小路。乃循大路。竟抵靖州。內閣大學士吳炳及吏部主事侯偉時走城步縣。大兵追及。二人被執。不屈死。御史劉燾以夜馳得免。九月初一日。永歷

次靖州乃由古泥至柳州劉承允始猶虛聲
恐嚇及永曆出城後遂不守不戰惟議迎降
而已兵部侍郎傅作霖勃然大罵曰我始以
汝為人今乃知汝真狗彘也汝初迎駕至此
挾天子作威福惟所欲為今富貴已極一旦
有事竟束手無策致使主上播遷罪已不容
于死矣且汝擁兵數萬縻餉十年平日誇口
輒曰天下莫當今未見敵而不謀戰守先議

迎降真狗彘不如也承允不顧蚤遣人遠迎
我大兵矣及大兵入城作霖冠帶坐堂
上大罵時偏沅巡撫傅上瑞亦已降與承允
再三婉勸之作霖唾其面罵不已遂遇害作
霖妾鄭氏有殊色作霖甚寵之為大兵所
得求與作霖一面大兵不肯驅之過橋乃
從馬上躍入水中死承允既降全營諸將及
家口數萬人同移至武昌駐扎漢口之後湖

十二月承允部下總兵陳友龍亦已降帶兵
追永壓至潯州忽然叛降報至武昌我
朝疑承允與友龍通至戊子四月以兵圍承
允營併傳上瑞兩家家口百餘不問男女老
幼盡誅之五六萬人斂手就戮無一免者
黔陽郭象雲記

永壓駐粵西

我朝三王平定長沙而衡州相繼盡下總
兵黃朝選楊國棟等皆被執尸幾斷流八月
二十四日武岡復敗永壓又播遷入粵次柳
州瞿式耜屢疏極言不可他移一步滇黔地
荒勢隔忠義心渙三百年之土地僅存粵西
一線且山川形勢兵馬糗糧俱有可恃時督
師何騰蛟新輔嚴起恒及劉湘客咸至桂林

而南安侯郝永忠率兵驟至宜章伯盧鼎亦
至自楚式耜復疏極言柳州徭獞雜處地瘠
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鄰黔粵南寧地偏交
夷不可遠適時騰蛟與永忠鼎璉等俱分防
任汎會有土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道臣龍文
明構兵而永壓復如象州于是式耜與騰蛟
起恒湘客等籌畫調和主客集永忠璉等誓
于神刻期出師永忠鼎與滇鎮總兵趙印選

遂各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帥連營而軍
大兵因次楚十一月永壓自象州抵桂林式
耜與起恒並相七月司禮監龐天壽請催兵
下梧久在粵舊司禮王坤被劉承允逐者至
是復入自武岡至柳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
手也瞿式耜乃上疏請永壓攬大權明賞罰
嚴好惡親正人間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
時謂名言

粵事記云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大兵忽
至武岡州南守兵皆在城北迅不及支一
戰而敗闔城上下斫北關棄釜殮而走除
永曆及三宮無不跣足奔者偽皇子甫兩
匝月竟委泥沙中宮嫡妹年亦及笄與乘
輿同出城俱迷失無踪閣臣吳炳整衣冠
拜別君親捧誥勅而自縊永曆恐亂兵自
全州灌陽由大路搶桂林乃與臣工從間

道踉蹌至慶遠府僅覓二小舟舉三宮共
載隨路逗遛行且止至十一月十五日
始抵象州意欲進南寧府為久避計又為
新興伯焦璉亂兵所阻隨行文武皆以青
布囊頭胼手胝足面無生氣幾欲散去馬
吉翔力挽永曆舟又挽眾臣乃分遣王化
澄吳貞毓龐天壽護三宮上南寧而永曆
仍溯十八陡逆流北上十二月初三日再

達桂林得息殘喘君臣皆鍵戶^避兵人無
土著街無獨行薪米百物價騰五倍軍丁
居貨貿易並無善顏衆皆度日如年

永壓流離播遷子委泥沙眷戚不保亦
可悲矣吳公自縊是主辱臣死之義也

慶遠南寧二府俱屬廣西灌陽縣屬桂林
府

三宮至南寧

十二月初十日三宮至南寧府議商安集處
時守道趙臺猶據府署不肯讓于是錦衣馬
吉翔青臺慢視當坐大不敬臺始退入分司
署三宮以南寧府署為行宮供設帳具草率
不堪移入時惡少逼視有流寓貢生王者友
之弟王者臣語出無狀中宮怒執付有司
仍以訛傳告免

趙臺北京人官生以府刺陞監司後為巡撫王者友南直隸人後為御史

